

韓非子集解卷第三

長沙王先慎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

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下文有不已二字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

殺身之本也先慎曰喜下文作好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

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無

而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

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

其曰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盧

文昭曰穀陽呂氏權勳篇淮南人聞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

百九十七引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作穀陽豎。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

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

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

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其王欲復戰先慎曰飾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令人召

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其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

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

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

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作恤是不穀無與復戰矣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說苑與作以義同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

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

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

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

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

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

本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

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

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間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

趙用賢本改之為而屬下為句非是反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

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穀梁傳作荀息語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弨曰慮藏本

作虞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

。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作會盧文弨云命字謄

今依拾補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

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

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為正蓋即周

禮夏官之射人也楚鮑叔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徐職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

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鄭注云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為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為侍御近臣之名

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亦合二官為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

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尚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為之

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誤

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盧文弨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

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由無禮也君其為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

圖之君不聽

先慎曰下君字涉上文而誤衍

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盧文昭曰靈王死

乾谿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

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

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

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

神子為我聽而寫之

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

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

先慎曰初學記十五引琴作瑟

師涓明日報

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

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

盧文昭曰似即左傳所云鹿

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虎祁之堂先酒酣

靈公起曰○王念孫曰舊本曰上行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

此衍公字惟論衡不誤顧氏不知○王念孫曰舊本曰上行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

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

鼓先慎案趙本鼓作撫案撫字涉下而誤史記論○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

止之○先慎曰史記論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

曲平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奚出本此奚道出道

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

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

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

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

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弨曰也字藏本無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

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顧廣圻云今本涓作曠先慎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

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

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

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聽上有得字今吾君德

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盧文弨曰試黃本

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先慎曰事類賦十一引脫八字藝文類聚與

此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坳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

之危同顧廣圻曰坳他書又作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扈事類賦引道作自郎作郭坳作邑御覽

五百七十九引坭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扈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爲郎之誤廟爲廊之誤邑扈並危之誤本書作坭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爲一字史記魏世家痤再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卽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

奏之而列

。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通聲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覽九百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

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

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

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

坐而問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本凌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案論衡

亦有今從藏凌本增

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

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

。盧文弨

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西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爲西泰山淺人**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慎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畢方**也。神名**竝**妄刪西字耳

鏞 蒲末切。先慎曰論衡鏞作轄 **蚩尤居前風伯進掃** 顧廣圻曰進當作迅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

作進無作迅者顧說非事類賦引作清途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

在後騰蛇伏地 盧文昭曰騰藏本作騰先慎曰事類賦騰作蟲 **鳳皇覆上** 先慎曰論衡鳳皇

作白 **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 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慎曰論衡御覽五百

七十九引作主 **不足聽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一百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 **聽之將恐有敗平**

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

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 盧文昭曰而藏本作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

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 **再奏之大風**

九八百七十九引無玄字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有 **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 先慎曰隳樂書作飛 **坐者散走平**

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 先慎曰室樂書作屋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先慎曰

事類賦三年作千里 **平公之身遂癘病** 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瘰盧文昭云瘰瘰字之譌宋本作瘰顧廣圻

年作千里 **平公之身遂癘病** 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瘰盧文昭云瘰瘰字之譌宋本作瘰顧廣圻

曰瘡正字作瘡說文罷病也先慎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瘡今據改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

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

知伯名

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

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吳

師道引此亦作驚

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

彼狃

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

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

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

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

子欲勿與

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

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

兵於魏必矣

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宣子諾。先慎曰宣子不如予之四字是也策有

康子曰諾文法正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

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

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

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

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先慎曰難言篇闕作安

說詳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

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

晉陽則安于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澤

誤國語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

生顧廣圻曰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盧文昭曰軍字君因

從之君至疑衍君字策無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

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

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

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

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

閒人奇音羈。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字君夕出令明日倉

不容粟府無積錢積當作不容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

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

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

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蒿讀為藁荻策作狄楛策作苦皆同字

先慎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廡並注云音牆其高至于丈先慎曰各本其作有楛二字顧廣

圻云有楛二字當衍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君發而用甚先慎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楛二字作其今據改

之有餘箭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此後人據策文刪之事類賦御覽

引有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

。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菌作菌餘作幹旁注籛字盧文弨云菌字譌籛藏本凌本俱作幹顧廣圻云餘作幹是也今本作

籛者誤以策作籛而改耳菌策作菌同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君曰吾箭已足矣

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

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公宮公舍之堂先慎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為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

據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

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

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策有今據補決晉陽

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二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百五十七

之

引無居懸釜而炊。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析骨炊而二字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財食將盡士

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

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文弨曰失策作釋先慎曰失當為釋之誤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

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

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

中而少親。顧廣圻曰麤策作龕按當讀為怙史記王翦傳夫秦王怙而不信人徐廣曰怙一作粗即此字我

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

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

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

被圍不待約也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本。盧文弨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慎曰

趙本此下有於襄子三字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

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為已策脫去二君以約遣五字遂誤屬張孟談於下句當依此訂因朝知伯而出

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古今人表作智過顏注即智果智過怪其

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

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張榜本趙本其上無日字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兵之著於晉陽三年

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響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

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

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
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
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
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
能移其君之計。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先

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策作君其與二子約是也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

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

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

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

死軍破國分爲二爲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

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弼曰王宋本作主下同先慎曰秦

本紀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

主得國失國何常以顧廣圻曰說苑反質篇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當由余對

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

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

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

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顧廣圻曰說苑禪作舜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虞舜受

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顧廣圻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六引作材財

栽林三削鋸脩其迹磨其斧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

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剗削鋸高注削兩刃句刀也讀綃頭之
綃其下未詳說苑即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
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
據本尚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 流漆墨其

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

云染當為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柒因譌而為染御覽

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先慎按王說是御覽又

七百五十六引同今據改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顧廣圻曰說苑縵作繒蔣席名蔣草頗

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觥

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顧廣圻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三十二與說苑合夏后氏沒殷人受

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先慎曰御覽引路作輅字通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

壁堊墀顧廣圻曰四當作白白壁與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先慎曰趙本服作亡誤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

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顧廣

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廖同字王蓋曰寡人聞鄰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

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遼未聞中國之

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先慎曰乾道

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藏本期作其以疏其諫。顧廣

說苑作間史記秦本紀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顧廣圻曰史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

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因為由余請期。先慎曰請告也期歸

五十九引作三人誤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

余不遺以失其期使君臣有間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

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

說林上篇有鴟夷子皮事田成子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事當即此

涿聚曰。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趨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今人表作燭離離賦作集韻類篇離音聚案涿與燭濁

聚與鄒趨離形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

何。盧文弨曰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藏本臣作人

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

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

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

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先慎曰趙本成子田成子所作子成下同皆誤

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

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

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弼云凌本無今據刪

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弼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慎曰蒼頡篇悍

桀也荀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捍為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

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盧文弼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為用而不畏也

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

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也。虧勢以為治內。先慎曰為字衍二柄篇

難一篇。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慎曰

並無。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文弼云衛字脫各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慎案盧顧說

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

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字下難一篇

作適君之欲是其證此因欲字誤。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

也又能親君乎。先慎曰以上下文例之。又字下當有安字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

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

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柄篇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

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
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
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
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
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泄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
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
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
難一篇戶作尸誤故桓公之
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
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
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

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
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

惠王十六年 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朋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 與

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

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 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

警策作微字同 公仲之行先慎曰連上為一句 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

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 驅其練甲先

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 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

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

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 因願大國令

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

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

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

顧廣圻曰策

同姚校云告一作困今案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

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

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

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

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往譌瀾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

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

至者宜陽果拔

顧廣圻曰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

凡七年也不同

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

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顧廣圻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篇皆不合

叔瞻謂曹

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

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

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

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

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

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

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

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盧文昭云乃字脫餐當作殮下同今依拾補

增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

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

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

年矣嗣子不善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

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

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

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

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

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慎曰薄迫也吾知子

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背吾也注說非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

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

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

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

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集解卷三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

長沙王先慎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

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

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先慎曰廣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

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先

慎曰重人非此之謂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

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

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尙能得君從己况其餘乎此為重人也言其貴

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涓云為當作謂舊注未譌先慎曰為謂古通不必改作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

且燭重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

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

之外矣

言必見削除也

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既

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盧文弼曰注所下衍存字

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

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先慎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

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先慎曰訟說也職見此謂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噲為秦使燕而為子之之類注

謂重人有事敵國為訟冤非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

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

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

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

談者謂為重人延譽。先慎曰

養祿二字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

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士也術之臣也故

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顧廣圻曰弊讀為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慎曰本書蔽

多作弊姦劫弑臣篇云為姦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難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是也凡當塗者之於

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

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即就也就主

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進身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注訓自進為己自進舉之人

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認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

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冤則君無德而誅之先慎曰注訟即說是也又以訟冤釋之非眾上

脫又字無德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

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

勢卑賤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世作勢先慎案作勢是此對官爵貴重言不當作世今據改

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

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當有近字上文希不信愛非有所信愛之親皆作信愛此承上言明愛信二字誤倒注亦作近愛信則

其譌舊矣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

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王渭曰好下當有惡字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

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

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顧廣

圻曰又當作猶舊注未譌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先慎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

訟故云獨訟而稱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

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亟况得與言乎此

旦暮獨訟於前反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法術之士言舊注誤

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樾並訓此道字為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

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言則道為時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主篇正作奚時得進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

得不危

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

與字今據趙本增

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

舉以為罪而誅之。先慎曰乾道本公上無以字依下文當有今據張榜本增

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

私劍而窮之

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先慎曰乾道本僂作僂顧廣折云今本僂作僂先慎案僂與戮通

僂字誤改從今本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

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

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

其可借

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

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

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本名作明論先慎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何法一

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崔注藉繫也其人可以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以外權二事

平說舊注誤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

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

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

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

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雖下有國字先慎曰注以越國連文是所見本雖字即國之誤夫越微逗

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為况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為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今有國

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

謀君之心即亡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

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亡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亡國類於越國故也。先慎曰拾補不

智作不知盧文昭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爲知顧廣圻云兩類字當作賴賴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先慎案既讀爲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似也知己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國之不似己之國也顧改類爲賴非

與城亡也

孫詒讓曰主字衍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

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

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

慎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

與死人同病者不可

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得也

襲重也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

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

人論智也

先慎曰人主篇因上有入字下同

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

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

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愚人賢士之行程於不肖則賢智之

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

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絜下旁注潔字盧文昭云潔藏本張本俱作絜下同先慎案乾道本

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絜字通用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

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

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

智之士不事左右即謂貨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

不重說似有脫文誤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

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為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辨因衍其修士三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

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慎曰俞說是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

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先慎曰人主之

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

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

亂也。顧廣圻曰亂當作辯舊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

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

而作則顧廣圻云今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不以參

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

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

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必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

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

術之公患也。語句正同楊注公共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

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當在相字下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

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

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

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

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

之剖符也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投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

先慎曰乾道本注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

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

有二三當作有一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

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

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

盧文昭云臣藏本張本俱作人

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

汚而不避姦者也

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

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

大臣挾愚汚之

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

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漁

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

比周相與

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

先慎曰注乾道本忠作心改從趙本

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

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

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

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

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

不悉

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

○顧廣圻曰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

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

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

別說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

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為難也

○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難也舊注

非趙本注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脫失字

意亦復難有○盧文弨曰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

記作失案佚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騁

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橫失二字顧謂極騁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

盡說情此雖是難尙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

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文弼曰注唱字誤從口旁先慎曰張榜本知誤之所說出於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

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弃遺而疏遠矣。盧文弼曰注為己當作謂己先慎曰

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之類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

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弼曰注為己當作謂己先慎曰此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

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

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

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

○盧文弼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

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之類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盧

文昭曰語史作而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語作亦敗作禍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

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

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關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

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

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盧文昭曰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

所為當作既知所出又知所為先慎曰盧說是隱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規異

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先

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讀為智當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

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周澤未

渥也而語極知先慎曰語極知謂說已盡其智說行而有功

則德忘盧文弨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忘不作

改也注宋時已改其德亡忘古字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

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類注羞字即疑字之誤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

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即下鄰父以牆壞有盜因疑鄰父

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

記亦有者字今據補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

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

必以不許而興怒故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

強其所不能爲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

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昭云不討或是不忖之誤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

故作不許之本耳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

德宏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先慎曰此篇皆對人君而言斷無薦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大臣與焉論其臣而

即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已為代已誤閒讀為

諫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先慎曰賣重史

記作鬻權案賣鬻義同和氏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重即權也索隱云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

我之權是也注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已資論其所謂斗筭之人誤

憎則以為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已也含怒之深淺先慎曰乾道本憎作增注同顧廣圻云

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今據改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

盧文昭云注試已下衍也字

徑直。盧文昭曰史作則不知而屈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

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

合而猥交之也。盧文昭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願

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

合而猥交之也。盧文昭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願

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

合而猥交之也。盧文昭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願

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

合而猥交之也。盧文昭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願

廣圻曰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誤當作
史本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顧說
是張榜本交作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
久依史記改也

有所畏懼不敢具言。盧文弨曰略史作順先慎曰注所字趙本脫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

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所矜則隨而光飾之

不忤。盧文弨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

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

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

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

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

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

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為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為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為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為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為說宜其不可通矣

有欲矜以

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

不知也以資其智

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

顧廣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

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

誑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誑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誑當為私患其人必

以誠而

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

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延譽異

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行上有計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

之無得以其所難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

滯礙之概礙也。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先慎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拾補作其斷虛文昭云無藏本作毋謫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案張榜本作其斷與上下文合今據改謫敵古通注云罪謫非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

窮之

此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先慎曰

趙本注因

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

無意

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聘。盧文弼曰意史作忠史拂辭互易案悟與忤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尚不倒繫縻各本作擊摩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忠字非悟藏本今本作忤正義云拂悟當作拂忤古字假借耳繫縻藏本作擊摩是也索隱引

正作擊摩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縻作擊排案大怒謂盛怒也意忠并誤說文悟並也悟為正字悟忤並通段字大怒之時說尤為難無所怫悟者若觸讐之諫齊太后是也繫縻擊摩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縻牛轡也引申為羈束字易蒙釋文擊本作繫中孚釋文縻本又作縻陸作縻京作劇禮記學記釋文摩又作縻一切經音義十摩古文劇攢二形同本書作繫縻者謂無縛束也史記作擊排索隱謂說諫之詞本無別有所擊射排擯也案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而不敢言則必如梁子之告季子語必可與商太宰三坐是也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盡下當依索隱引

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

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為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

得字遂至不可通矣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汗

也先慎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弼云加字各本無顧廣

圻云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即如字

誤而復衍
今據刪

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先慎曰說文振舉救也

此非能任之所恥也

盧文弨曰仕與士通索隱云韓子作士先慎曰今作仕者後人依史記改之也

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彌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彌作離注同既作未據張榜

本改史記同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梅鹽相和也

深計而不疑

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

斷割顧廣圻曰割史記作計

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

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先慎曰正義引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

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

先慎曰外儲說下篇宋作鄭

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

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

皆當矣先慎曰當音當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

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

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

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作之未誤其作知者依史記改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

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

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昭曰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

於秦君留士會不遣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會耳昔者彌

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先慎曰治要別作跗下用

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盧文昭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

中山王孺子妾歌引作人聞無往字史作人聞往先慎按往治
要作有是唐人所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
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爲
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
人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先慎曰治要出作君聞而賢之曰孝

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罪先慎曰各本無犯字盧文弨云選
注引作犯明罪明古刑字案此書外

儲說左下明危生子皋作明字此與上文罪則亦當本作明後
人改之史作而犯刑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刑罪是

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補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

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爲句治要藝文類聚八
十六白孔六帖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九百六十七事類

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
也讀與含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
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

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

慎曰史記啗我作食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
要變作移而以前之

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文昭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賸字先慎曰治要無上以字之字

及下而字愛憎之變也。先慎曰治要愛上有人主二字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

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故諫說談

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

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盧文昭曰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擾字史

無柔字有擾字在下句可字之下徑尺選注作徑寸之處非顧廣圻曰柔擾同字先慎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

之為蟲御覽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若人有嬰之者則必

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先慎曰

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

字藝文類聚白奉而獻之厲王。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

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其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

十八引作武王文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王成王是其證

而別其左足。盧文弨曰後漢注引誑而作謾已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

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誤藝文類聚荆山

下引正作荆山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

盧文弨云淚藏本作泣後漢注引同先慎案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

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

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

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

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王作主盧文弼云藏本主作王王先謙云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害字起藏本脫然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

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

人為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

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

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特作特新序云直白玉之璞

未獻耳先慎案特即直也持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

當為特殘缺字改從今本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先慎曰無執業者有而游

士危於戰陳。先慎曰政游說之士以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

其言責其功不敢言戰陳

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

先慎曰周當為用之誤道言謂法術之言也下同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昔者吳起教楚悼

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

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貪按貪即貧不字形近而誤拾補改作貧今從之

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世而

收爵祿不起於吳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云然絕滅百吏之祿秩盧文昭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滅顧廣圻

曰絕滅當作纜滅纜裁同字先慎曰顧說是纜絕編旁同故誤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

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尤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

先慎曰矣字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

依下文不當有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慎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塞私門之請而遂公

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

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

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連其未

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

字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

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

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

民安亂先慎曰游宦之民因請謁而得祿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

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

而明己之法術哉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今本所下有

以字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

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

要改下
正作信

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

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

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

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

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衍者合當作同蒙

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

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

幸之道也

先慎曰各本無取字依下文當有據治要增

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

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

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

正作非

非參驗以審之也

先慎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

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

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

先慎曰各本

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而臣必重於下矣
語意正同是欺當為蔽之誤今據治要改

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

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
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

之夫安利者就之危患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

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

主
先慎曰弊讀為蔽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

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

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

可以得安利也
先慎曰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並無利字

即其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

之情必不幾矣
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若以道化行

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

○先慎曰化疑術之誤事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事上與

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

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

以得安

○王渭曰句絕

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

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

也

○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

必曰我以清

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

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

○先慎曰二也當作矣

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

○顧廣圻曰人上當有我安二字

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

○盧文弨曰人藏本作臣而以

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

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

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為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

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

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先慎曰苟當作徇形近

而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

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

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慎曰依下文而字當衍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

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

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

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先

慎曰依上文當有也字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

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願廣折

曰藏本今本弊作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

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

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

下文云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即不得不爲也又曰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此使人不

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慎曰乾

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

盧文昭云凌本有藏本張本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

倒作爲愛譌今據凌本增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

證即其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

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

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

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先慎曰各本不上

云日必二字疑衍先慎案治要無今據刪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

也。先慎曰治要弊作蔽二字本書通用不因其勢。先慎曰乾道本不上有耳

本張本皆無耳必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固作固盧文昭云藏因先慎案政要亦無耳必二字固作困今據刪改而待耳以為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

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聽。先慎曰各本無下使字據治要增故身在深宮之中而

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要無而字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

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

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

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困未作而利本事。先慎曰未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衛鞅賞傳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大小

復其身故未作困而本事利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

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

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

眾過日聞顧廣圻曰眾字衍先慎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

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眾也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告

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

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

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講談多誦先古

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先慎曰說文講多言也啖妄語也此談

說先古之書使人主智慮不足以避井之陷顧廣圻曰句

聞之不敢變法而理井當作井韓詩外傳五云兩瞽相扶不陷井井則其幸也作

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陷穽義又妄非有術之士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非

字今聽其言者危先慎曰狂於故習輕犯新法用其計者亂先慎曰法古循禮不敢變更

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先慎曰與讀若為禮記

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醢人注作小切之為稻米是其禮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為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

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

埴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

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

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弨云藏本張

本繫作係案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二字古通

欲治而惡其所以治

先慎曰依下文治下當有者字

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

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

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

必逆於世

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

而順於道德知之

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

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

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

顧廣圻曰幾當在難字下

此夫智士所以至

死而不顯於世者也

盧文弨曰藏本無而字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

顧廣圻曰與

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

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

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

先慎曰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

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譌

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

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

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

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

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

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

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

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

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

有夫字盧文弨云毀字脫凌本有俞樾云以字衍文可而即可以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

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

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

刪字以就已說今據凌本補

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

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慎曰釋名車裂

曰輶輶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輶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枝當作支凡人臣者有罪

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

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

下有臣字先慎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音于僞反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

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

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

盧文弨云與字脫一本有先慎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字即其證今依拾補增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

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顧廣圻曰當

衍有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

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顧廣圻曰不外當作外不內不急力田疾作皆

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

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慎曰先

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先慎按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

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

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

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

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

王之功亦不可幾也盧文昭曰藏本無欲字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

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

良馬之上。顧廣圻曰犀字未詳兪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即堅

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

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慎曰趙本水誤永操法術之數行重罰

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

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

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

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

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盧文弨曰處處凌本作功處位

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

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弨云臣字

脫凌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即承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

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

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先慎曰乾道

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

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盧文弨曰黔藏本張本作黥本當作鉗顧廣圻曰當作

黥先慎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為劓則椽黥黥劓刑在面趙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敗其形容以為智

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先慎曰刑當作形而

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

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

之陵若此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不畏重誅不利重

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末可也皆作孫子為書謝春申君韓詩

外傳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

亡之主言也。先慎曰謂讀為為殺策作弑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先慎曰乾道本無

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楚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雖長年而美材。盧文昭曰美材藏本張

本作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姦篇

豪傑之士即上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盧文昭曰弑

外傳作捨顧廣圻曰藏本的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

作適是也策外傳皆作適

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

立也。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

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先慎曰左襄

二十五年傳作臺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

公乃走踰於北牆。先慎曰北策外傳作外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

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盧文弨曰外傳作世李

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先慎曰事互見喻老篇卓齒之用齊也。顧

廣圻曰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傳皆作淖今按卓淖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淖或作卓先慎曰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淖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先慎曰潛策外傳作閔御覽引亦作閔宿昔

而死。先慎曰宿昔策作宿夕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

射股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射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股上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下比於近世。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
本近世作近臣誤
未至擢筋而餓死也
外傳無而字餘同
未至餓死擢筋也
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
痛也必甚於厲矣
補
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至下有於字饑作餓策作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盧文弼云於字脫
藏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

韓非子集解卷第五

長沙王先慎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

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

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昭云右仗凌本作內困今據改好宮室

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顧廣圻曰句絕器下當有脫字罷露百姓煎靡貨

財者可亡也先慎曰露當作潞贏也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用時日事鬼神信卜

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眾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眾言四

字作以待二字盧文昭云一本作不以眾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眾言得失今據盧

校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

可亡也先慎曰八姦篇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即此意緩心而

無成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而作而無今據乙柔茹而寡斷好惡無

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饗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昭云凌本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

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

載先慎案訓淫為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顧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好

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

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

和盧文昭曰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很藏本作很

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

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

。顧廣圻

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下

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

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

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

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

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

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

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

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知

有謂可四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字爲一句

據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

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

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先慎曰習字疑誤未詳所當作賊生者可亡也。大臣

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

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襍公。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

也。無地固。盧文弨曰無地一本倒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

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卽世。先

慎曰數音色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

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

亡也。變褊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偏，盧文弨云：一作攣。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攣。形

相近。俞樾云：變當讀為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褊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

變。孟子：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六

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六

字為一句。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主多

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教

藏本今本無貴臣相妬。盧文弨曰：臣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

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先

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

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藏本今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
 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
 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
 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
 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
 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鄉曲之善舉官
 本世下有細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
 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
 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
 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
 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

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先慎曰親讀爲新

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

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多先慎曰張榜本趙

本太作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

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

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僻字又作敖左襄二十年傳大夫敖本又作傲是其證盧文弼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藏本作傲下

張本亡徵者非曰必亡盧文弼曰一本有也字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

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先

慎曰下其字疑衍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

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

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

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眾臣若

後世言舉朝之比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使人

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

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

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惡自治之勞憚使

羣臣輻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廣圻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因傳柄移藉

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又其守之不完也此謂

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

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

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

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

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

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

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

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

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趙本作一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顧廣圻

曰主謂為主首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

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

劫止塞則王矣

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注者止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

止塞作
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

肉之恩也

先慎曰恩疑親之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即其證

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

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

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

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

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慎曰顧說是也

而子疑不為後此而妃夫人之所以冀

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

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鳩毒扼昧

扼昧謂暗中絞縊也

之

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

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即檇

兀之異文楚之檇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檇兀春秋矣

人主之疾死者

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

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

先慎曰御覽七百

二十四初學記
二十引傷作腸
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御覽初學

記引利下有之字
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

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

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

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

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
顧廣圻曰國策趙四有

此下四句暈圍作暉誤當依此訂
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

舉不參之事
盧文弨曰王藏本作主
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

外之失
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云
省同異之言以

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
先慎曰拾補參下旁注三字盧文

三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
眾事之端

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士無幸賞。顧

參之舊脫皆字之字先慎曰趙本無皆之二字。廣圻曰無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按本書南

句絕。無踰行。面篇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即此無踰

行之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則姦邪無所容其私

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

今按此與徭役多不相接私字下當有脫文先慎案矣字當

有今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趙用

據補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

而言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徭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

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慎曰

下云徧借其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

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
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盧文弨曰鬻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
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然守法之臣為釜鬻之行則云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今據補

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

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

以備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然字盧文昭云然字衍張凌本無今據刪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

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

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

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

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

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衍任下在字又必反與其所不任

者備之

先慎曰衛嗣君貴薄疑以敵如耳是也見七術篇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

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先慎曰是恐為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繼前

之所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

臣之威

顧廣圻曰當衍而字以十二字為一句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

作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

而相非

先慎曰意林非作誹下同

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

先慎曰意林無亂字人

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

信無以不禁

偽為忠信然後不禁

三者昏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

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為解而不加罪

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

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有壅於言者二者

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

顧廣圻曰句絕

少索資以事誣主

顧廣圻

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

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為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矯為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

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

王先謙曰多之猶言賢之

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如是者謂之誘

顧廣圻曰誘下當有於事二字

誘於事者困於患

王先謙曰言如此

者必為憂患所困

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

王先謙曰下云出

大費而成小功也如此者謂之進言不信

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

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

凌本有有上事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

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

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愾主主道者

先慎曰謂為主之道

使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

任下

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言責事以事責人臣功不專任一臣凡下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

人臣

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

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

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

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慎曰先

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昭云必有倒張本作有必凌本作知有先慎案張本是今據改又有不言之責言

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

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文端下

當有末字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

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羣下之意同曉然於主心有為之者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

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
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
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
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

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

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

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

齊郭偃毋更晉

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則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韋杜注晉掌卜大夫

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

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

顧廣圻曰

立其治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為未誤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藏本

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顧氏知拂民心說在與適民心相對而不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

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

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

相對是以愚贛窳墮之民

盧文弨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

同今本贛作憇墮作惰按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譌今據改

苦小費而忘大利也

顧廣圻曰逗按

故彘虎受阿謗

顧廣圻曰句

而輒小變而失長便

顧廣圻曰逗按輒字有誤未詳所

當作故鄒賈非載旅

顧廣圻曰句

狎習於亂而容於治

顧廣圻曰逗

故鄭人

不能歸

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

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尚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慎曰顧說是外儲說左下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

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

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趙世家悼襄王三

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曰未

詳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

云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今據補按趙顧廣圻曰國亂節高藏本同今本

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即其事也節作節誤十過篇其行矜而意高自以為與秦提衡先慎曰

非他時之節也即此節高之義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

燕之銳師攻春叢不拔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

矣先慎曰攻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

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闕與鄴取九城即其事也龐援揄兵而南則

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

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

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

者亡。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下治強者王句同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

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先慎曰乾道本吳作吾顧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

吾吳二字他書亦有相亂者先慎案下均作吳似應一律今據改身臣入宦於吳。顧廣圻曰

慎曰趙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官於吳越絕書請羅內傳外傳記地傳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改也本書自

作宦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是其證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

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

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顧

廣圻曰二荆字皆當作邪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

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

先慎曰乾道本魏攻作攻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渭云戰國策二作魏攻蔡

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顧廣圻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即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

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

顧廣圻曰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上諸不聽相

承為文也先慎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聽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為說

魏恃齊荆為用而小

國愈亡

顧廣圻曰魏上當有脫文此複說上文邢鄭曹許之恃吳魏恃齊荆為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

故恃

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鄆齊攻任扈

而削魏不足呂存鄭

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為不足呂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為

不足呂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

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

顧

廣圻曰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文民雖寡逗強句絕國雖大逗兵句絕其句例同先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

賞罰敬

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顧廣圻曰弱者二字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無地無民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兪說是也

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

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文弨云凌本有

以字君作古今據改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

人也主以是過予先慎曰乾道本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臣

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先

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人張本作臣今據改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

匱而民望先慎曰望怨也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

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

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

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

友豎穀陽顧廣圻曰十過篇無其友二字先慎曰他書無以穀陽豎為子反友者呂覽權勳篇淮南人間訓高誘

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為內豎也友字當為衍文奉卮酒

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

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

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

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

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

慎曰與字當有說見十過篇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

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

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

辟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從憲令行之時之方明國律逗從大軍之時句當燕

之方明奉法逗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強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有功者必賞有

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為一句妄

予二字為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

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而國日削矣當燕之

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

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

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

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

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弼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

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案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

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

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弼曰之君二字凌本無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

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

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故鏡執清而無事

曰首以遵令為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

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

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

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

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

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渭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顧廣圻曰按法句絕知下屬

故佚而有功。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廣圻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先慎案

下故勞而無功與此句相承今本是今據改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

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慎曰乾道本於作將顧廣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不知道之故故

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慎曰賞讀

為償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

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慎曰流行也而巧說者用。先慎曰謂請

也謁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

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

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來作求又好

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

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用三字與下而見殺對文則背

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顧廣圻曰疾

下當有脫字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

之主殺子胥比干是暴亂之主凡此稱說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管仲不世出進諫者非必

比干子胥故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若是者禁。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按有者字是

也四字為句。顧廣圻曰句絕君之立法。顧廣圻曰句絕以為是也。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今人

臣多立其私智。顧廣圻曰逗此與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為非者是邪。盧文弨曰者

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慎曰顧讀誤當於下是耶句此立私智之臣動與法違故以法為

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避公法立私智也。先慎曰

語意相承者字不當有

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過法立智。俞樾曰上邪字衍文

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

為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

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

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凌本作以邪為

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為句以智過

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

讀為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

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尚作知字不誤

如禁者禁。顧廣圻曰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圻曰

也。顧廣圻曰禁主之道。禁字衍主之道三字逗屬下自若是

者禁至此今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

皆失其讀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

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

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先慎曰

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

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
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
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爲也

先慎曰乾道本害作富爲作
行案意林富作害行作爲今據

改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

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
下有也字王先謙曰上爲

字于
偽反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

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
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
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集解卷第五終

非王其則...

...

...

...

...

...

...

...

...

...

...

韓非子集解卷第六

長沙王先慎

解老第二十 。盧文弨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

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先慎曰謂得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

得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 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

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 。王先謙曰舍止也無舍言不

能安其止 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

有德 。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

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盧文弨云藏本張凌本有作於凌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

本無而致有之之謂生老子云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 即所謂生有德 **德則無德** 。王先謙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也改從今本 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二字 **不**

德則有德 。先慎曰乾道本作不得則在有德盧文弨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作德先慎案作德是今

據改在字衍張榜本無今據刪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

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先慎曰說文故使為之也靈臺清靜自然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

意為虛所謂故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

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盧文弨曰所無疑倒今制於為虛是不虛

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

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先慎曰德經河上

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非傅奕本無無字各本無末也字按此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先慎曰今德經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

○盧文弨曰凌本事作禮先慎日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

父子貴賤

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

宜

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先慎按拾補有宜字今依增

子事父宜賤敬貴

宜

先慎曰乾道本賤作眾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眾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藏本有先慎按眾字亦誤此承上父子貴賤言明

字當作賤依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

先慎曰九字為句謂知字屬下為句非友

朋依上當作朋友親者內而疏者外宜

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義者

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

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盧文弨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盧說是作

情貌者涉下條禮為情貌也而誤貌與飾同義荀子大略篇文貌情用相為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者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羣義之文章也

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

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顧廣圻云今

本其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

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節誤作節盧文弼云凌本節作節今據改故曰

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當衍曰字案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

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

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

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慎案作之者是也以字涉下文而誤上文眾之為禮與此君子之為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

本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

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為一句故曰攘臂而

仍之

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仍傅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
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亦因也仍仍字異義同

道有積而德有功

顧廣圻曰
德當作積

德者道之功效有實而實有光

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

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

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盧文昭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
字顧廣圻曰傅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為情貌者也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提行此為
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

行

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

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

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

先慎曰御覽入百三
八百六引隋並作隨八

百六引銀
黃作黃金

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

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

先慎曰乾道本無
樸字顧廣圻云今本

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案樸而不明即下故曰禮薄

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

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是謂深其根固其根

本書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

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

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

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迷又申

之以故曰人之迷其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

蚤服是謂重積德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之類同例**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實厚者貌**

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

○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

衰者貌薄對文心字不當有此緣下文樸心而衍

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

先謙曰通人謂眾人緣眾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

眾人之為禮

也人應則輕歡

○顧廣圻曰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時衰

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

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先慎曰依下

文是以曰愚之首也文例此當脫是以曰亂之首也一句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顧廣圻曰傳

本及今德經皆無也

而亂之首乎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

王先謙曰與物來順應異

前識者無緣而忘意

度也

先慎曰忘與妄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

妄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以意忖度之也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

何以論之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

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慎案

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並有今據補

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

先慎曰

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道本脫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蹠詹

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

先慎曰御覽引無是字角作頸誤下仍作角可證

使人

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

矣。先慎曰竭其聰明役其智力使眾人之心為之營惑如華之末庶幾近之故曰道之華也嘗試

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

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

是以曰愚之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先慎曰

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道之

華也。先慎曰也字德經諸本皆無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皆作始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廣圻

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

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絕即妄意度也所

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下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顧廣圻曰故曰去彼取此。先慎曰以上當衍好字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

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

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慎曰

乾道本富下無貴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先慎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而福本於有

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

字是也先慎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

僻而動棄理。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御覽引有行字今據補

理下御覽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

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王先謙曰上福本於有

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衍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

字伏
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
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

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視之富

先慎曰乾道本下上有天字

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視未詳先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視疑為十倍之譌

猶失其民人而亡

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

大其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

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白愚之首

也同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

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

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眾

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

先慎曰與失路等下故曰拔與此句例同

眾人

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盧文昭曰于

字張本無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文昭曰日字凌本無

無也字矣字傅本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慎曰王彌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外二字凌本倒言行相稱也。先慎曰昌

證反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先慎曰輕恬資財也。先慎曰謂能死節恬淡也

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慎曰乾道本心上有公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作立當

行此字盧文昭云下立字凌本無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

麗也今有道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昭曰誹張本作非先慎

日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隋禮記曲禮上言不隋注隋不正之言順從自不言人之過惡忠信

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雖信順自持不以信順責人雖死節輕財

則世之謗隋者吾不誹之窮之所謂方而不割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異誤端正也不以去邪

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

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渭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顧廣圻曰案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

知如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

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

則怨。王渭曰適讀為讎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先慎曰

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為讎。先慎曰乾道本下下有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今據刪非全

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行謂已之所行軌

節即方廉直光舉之謂以此正眾人也呂覽自知所以舉過也注舉猶正也是其證故曰方而不割廉而

不劓。先慎曰乾道本劓作穢顧廣圻云藏本穢作劓今德經作害傳本作劓經典釋文云劓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

引亦作劓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羞貪即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劓傷也不以清廉

劓傷於物也即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之義劓穢聲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

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傅本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各本全異誤

倒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

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

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慎曰分當依下文作色

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

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

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迷

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

治人者。先慎曰書謂德經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

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

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

人事天莫如嗇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

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

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慎曰爲

謂古通俗人妄改

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

先

慎曰離罹也

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

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

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

是以蚤服

盧文弨曰張本謂作惟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顧廣圻曰傳本及

今德經謂皆作惟今德經以作謂傳本與此合先慎曰凌本作復者用老子誤本改也上文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

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為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

慎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

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顧廣圻曰今

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謂之先慎曰河上公作是謂與此合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

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慎曰河上公作剋下同無

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

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

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

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

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

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

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

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不

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先慎曰乾道本見下脫其

本有今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盧文弨曰復

據增疑衍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

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

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

之所謂柢也

顧廣圻曰今德經柢作蒂傅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蒂今案蒂字非此之用俞樾曰

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曼

根柢是直根也今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

奪直字失其旨矣

持生也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

改從今本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

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

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

之道也

顧廣圻曰傅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

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顧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

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

先慎曰治要無矣字

萬人之作日亡半日

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

先慎曰治要無矣字

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

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

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藏本連上自工人

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為一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為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

利害易則民務變

民務變謂之變業。

先慎曰各本無下民字謂之作之謂據治要改

故以理觀之事大

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

數撓之則賊其宰。

先慎曰各本宰作澤案澤字誤當作宰割烹宰夫之職當烹時而頻數撓亂則宰夫不

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宰隸形相似因譌為宰淺人不審妄加水旁作澤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

據改。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

法。先慎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不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矣治要藝文類聚五十

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並有虛字據補治要藝文類聚不作而據改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先慎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

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舉動理

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舉動理按當重血氣治而夫內無舉動理七字先慎案顧說是今據藏本今本增三字

瘞疽癰痔之害。顧廣圻曰痔當作疔說文疔小腹痛病也小徐本云讀若紂詩小弁釋文云擣韓詩作疔集韻

四十九宥疔癯云或從壽先慎曰痔字不誤此皆指身可見之病而言說文瘞小腫也疽癰也瘞勞病也謂勞倦痔後病也急

就篇瘞熱瘞痔眇眇眼瘞痔古本連文無庸改疔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

也甚。先慎曰恬安也相安不以爲怪也荀子富國篇輕非譽而恬失民輕恬對文是輕恬義近故曰以道

莅天下。顧廣圻曰傅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全異先慎案治要引老子亦有者字蓋唐人所見老子本有者字其

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

不傷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昭云傷下脫人字張凌本皆有顧廣圻云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上下兩也

字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傅本及今德經皆有今據補鬼崇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崇疾人四字作一句

讀與下文民犯法令同又按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逐除之上刑戮民句例皆同

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

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

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慎曰上當有非其神不傷人句惟趙孟頫本無疑刊本書者從

誤本老子刪之也河上公王弼傳本並有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

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

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

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

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先

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昭云凌本而作則今據改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

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

也。先慎曰以上見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

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圻曰外字當衍八字為一句內有德澤

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即承此而言遇諸侯

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

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

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

淫通顧廣圻曰今本作通淫誤先慎曰顧說非禮王制疏淫謂過奢侈是淫物奢侈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

淫通物則不辭矣下文得於好惡忱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

疇。○先慎曰乾道本無積力於田疇五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必且糞灌故曰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

老無先慎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弨云張凌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

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慎按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盧顧校改

則內暴虐其民

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

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

殆戎馬乏則將馬出

顧廣圻曰將當作牴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

數發戎馬不足牴牾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牴者擯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

馬近臣

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

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

先慎曰牴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殆故並及之

故曰天

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先慎曰而字依上下文當作則有欲甚

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盧文弨曰二經字張本作輕

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為徑周禮云禁徑踰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為

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

由也二字疊訓左僖二十五年傳趙衰以壺殮從徑釋文徑讀為經是經徑古通用

由是觀之禍難生於

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

有禍。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既退之後更思闕伺中傷故令有禍也姦起則上侵弱

君禍至則民人多傷。先慎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

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

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據經典釋文王弼老子無

此句非是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

章六

三

人無毛羽。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不衣則不犯寒。俞樾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下文故聖人

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慎曰俞說非此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犯勝也上不屬天而

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

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

虛則不憂矣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

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

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

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

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先慎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

盧文昭云張本不復痛禍薄外四字苦下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願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為

一句禍薄外則苦為一句下多複衍先慎按盧
顧說是據藏本張本刪四字依拾補刪七字
苦痛雜於腸胃

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為句腸胃當作外內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

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顧廣圻曰今德經憊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及

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慎曰李約本憊作甚說

文憊痛也古音甚憊同利當作得顧說是以上見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慎曰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

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按自上文道者

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先慎曰顧說是也道字逗紀理義

同故道經作紀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

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制上之字衍萬物各異理

而道盡。先慎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稽萬物之理故不得

不化。王先謙曰稽合萬物之理不變則不通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王先謙曰無

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

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

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證曰

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

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

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

篆文形相近而誤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

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

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以為

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

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

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乾道本事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

道譬

諸若水

先慎曰意林諸作之

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

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

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

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

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

以處見其形

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

故曰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

先慎曰趙孟頫本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盧
文昭云張凌本有今據補
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

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

地之剖判也俱生
先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與字今本具作俱誤先

慎案與字衍今據
刪俱字是今據改
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

無攸易無定理
謂常下者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者
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

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先慎案顧盧說是據改無攸易謂無所
變易

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常下
有所字盧文昭云所字

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所字王
渭云常字句絕先慎案顧盧說是今據刪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

周行強字之曰道
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
然

而可論
王先謙曰惟
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盧文昭曰

本無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
無之字也字先慎曰見第一章
道下之字凌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先

慎曰者字緣下而衍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

之徒也十有三者。盧文昭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當

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至其死也。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先慎曰也者二字皆衍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其字今據補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先慎曰

十有二字誤倒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先慎曰據此明上有也字者字皆

非元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

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

死地也。盧文昭曰下死字衍凌本不重先慎曰盧說誤見下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

曰當於此句動皆之死地。顧廣圻曰亦十有三。先慎曰乾道本亦作之拾補作亦

顧廣圻曰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為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先慎曰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是以聖

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

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

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

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先慎曰

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顧廣圻云今本兕虎作風露今據改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

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

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瘞上衍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

據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

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慎曰上卽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本

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

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先慎曰乾道

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句顧廣圻云藏本重是也今據補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

曰陸行不遇兕虎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兕虎入山不恃備以

救害顧廣圻曰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弨曰張凌本備

被德經作避傳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彼反案藏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慎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

記絳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在己者言明作備作被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

也注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先慎曰乾道本容作害顧廣圻云今本作

之用也害乃容字形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

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動無死地而謂之

善攝生矣。先慎曰德經無矣字以上見五十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

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先慎曰乾道本四字不重盧文弨云張凌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

福是也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

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

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則其從事亦不疑。慎曰

乾道本其上有明字今據張榜本刪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先

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

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
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
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
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慎曰此與上故謂之善攝生矣句同

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
長則有小有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
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先慎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

。王先謙

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

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先慎曰有權謀者能決議於大庭

故欲成

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

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

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

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王先謙曰為字衍謂為一也謂下不當更有

為是以故曰。顧廣圻曰以下當有脫文先慎曰顧說非也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曰或作故

其證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事皆作器經

典釋文作器韓子自作事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

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

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先

慎曰傳本勝作正案王注相憊而不避於難故勝也是晉夫能

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圻曰德

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解彼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

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心故天救而生之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王先謙曰盡下之字訓為往天下之道皆往生於

其心是以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

持而寶之。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先慎曰各本連上今依拾

補分所謂貌施也者。顧廣圻曰德經作惟施是畏此未詳先慎曰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讀為

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先慎曰德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云徑邪不平

正也此佳麗也。先慎曰謂服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

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甚蕪經典釋文蕪音無田荒則府倉

虛。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

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

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

先慎曰王弼河上公本采作綵傳本與此合

獄訟繁倉廩

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

先慎曰國之受傷猶身

受利劍之刺

故曰帶利劍

先慎曰此下未解厭飲食疑有脫文

諸夫飾智故以至於

傷國者

顧廣圻曰十

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盧文弨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貨下

國有若是者則愚

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

隨

先慎曰乾道本作下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

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

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

先慎曰鐘古通用鍾

竽唱則諸樂皆

和今天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

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

而者之矣四字竽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竽先慎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

無義當依此訂正
以上見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
好惡恍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
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

引之而往故曰拔

先慎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

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

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

先慎曰德經善達者不拔

一於其

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

先慎曰德經善衰者不

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

顧廣圻曰藏

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輟經

身以積

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

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顧廣圻曰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

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趙寫本無於字

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先慎曰者字依拾補引馮校增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

家其德有餘。盧文昭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治鄉者一例顧廣圻曰有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

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

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

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國者漢人避諱改也邦與豐均

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顧廣圻曰傳本普作溥按普溥同字也

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

耗則萬不失一。先慎曰用此程法靜觀動止自無不知者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

家以鄉觀鄉。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德經亦有先慎曰乾道本脫以鄉觀鄉四字據藏本補以邦觀

邦。先慎曰王弼河上本邦作國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
皆作哉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

韓非子集解卷第六終

無以...
非子...
本...
與...
此...
合...
此...